

2010.4



泾陽文史資料

1987 3



20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陝西省
泾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

吴宓先生像



吴宓、吴须曼合影

答真吾重遊頤和園見懷

排雲殿外一平坐。世局滄桑又幾更。寂寂寒山聞
亂瀟瀟碧水送陰晴。君連羽騎獵平野。我逐鷓鴣
入禁城。咫尺天涯相望處。芳時幽怨愴離情。

寄示仲麟

自盲尚異彌兒頓。腸熱終憐陸放翁。雲雨波瀾翻
覆手。杯多疑似有無中。燃犀燭照觀時變。入夢情深
話曲衷。立志勉為天下士。何緣禍事計窮通。

甫僧詩稿卷三

西僧詩稿卷錄

乙卯日記卷二

吳必手迹

贈淑楷

奇才湘水長兼葭。握手猶思緣會賒。捫蝨而談五
景賦。安事草堂長少。勞歌笑我成世補。志業蓬
顯。益為。捐管清德。孤孝友。不為美。歸便忘家。

贈淑楷

君志華。豈一夕。吾生。陸。誇。與。物。書。收。半。千。頃。欲。叙
度。惟。下。三。筆。愧。仲。舒。慧。質。仍。成。績。學。美。高。才。美
慮。世。情。疎。嫩。性。心。竟。明。形。色。先。此。師。水。惠。啟。予。

目 录

- 历史不会忘记他……………马富明(1)
- 回忆先兄吴宓教授……………吴须曼(5)
- 豪华洗尽见真淳……………王树仁(14)
- 吴宓诗抄……………(22)
- 吴宓日记摘抄……………(27)
- 说时间……………吴 宓(35)
- 冯润章及其创建的仲麓中学……………马富明(38)
- 于右任先生童年轶事……………房建琪(43)
- 于右任先生过永乐……………刘羽升(49)
- 革命第一课……………刘铁涯(52)
- 安吴青训班生活诗抄……………刘铁涯(67)
- 纪念“三·一八”惨案大会
 开得有声有色……………王维亮(70)
- 文连清廉 洁生俊杰
 ——记抗日勇士孙洁生将军……………孙文艺(73)
- 民国十八年年谨……………王兴林(81)
- 名中医焦芾南……………牛锡羣(89)

“疯子老一”的恶迹和

被杀经过……………牛志诚(92)

郭子仪单骑见回纥……………王兴林搜集整理(100)

泾阳县历史沿革……………徐志祯(103)

泾阳县人口简史……………屈松泉(111)

泾阳八景……………第伍旭搜集整理(114)

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七日是我国著名学者吴宓教授逝世十周年祭日，本刊特发表一组文章和两帧照片，此外还选录了吴宓先生的有关遗作和遗墨，以志纪念。

——编者

历史不会忘记他

——吴宓教授最后的日子

马富明

毕生倾注心血于我国外国语言文学事业的著名学者、教授吴宓，在“文化革命”中，被打成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、“现行反革命”，受到残酷的迫害和非人的待遇。一九七六年当吴宓先生病重时，又被迫退休，由亲属将其从西南师范学院接回原籍泾阳居住。从此，吴宓先生便在其胞妹、泾阳面粉厂职工吴须曼的照料下，在泾阳西关一家简陋的民宅里留住下来。由于多年的恶劣环境和未得到应有的治疗，这时吴宓先生业已双目失明。吴宓先生先在“文革”的一次批斗

马富明，陕西省比较文学学会会员，《泾阳文史资料》副主编，此文原载一九八七年三月十日《人民政协报》。

中摔坏了右腿，步履维艰，不胜痛楚，现在又失掉了双眼，不能读书，使其晚年生活更蒙上了一层惨凄的阴影。

吴宓先生自住居泾阳后，仿佛已被历史遗忘似的，没有人再提到他，只在吴须曼同志的关怀照顾下，默默无闻地走向人生的最后一个驿站。一九七七年泾阳文化馆两位干部闻讯后，前去造访，但此时先生已杜门谢客，不冀相见了。

吴宓先生，字雨僧，一八九五年出生于泾阳县安吴堡，早期留学美国，于哈佛大学研究比较文学，获得硕士学位。他曾用比较的方法研究《红楼梦》，写出了具有独特见解的论文，是我国研究比较文学和早期研究《红楼梦》的著名人物之一。他还留学英国和欧洲一些国家，翻译了拜伦等人的诗。他出版的《吴宓诗集》约有二十多万字，另外还有两千多首诗作没有公开发表。他先后担任过东南大学、清华大学、西南联大、武汉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教授，曾经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，创建了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。先生在任职清华国学院时，聘请了王国维、梁启超、陈寅恪、赵元任几位著名学者为教授，为

我国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中外语言文学研究专家和教授，如吕淑湘、王力、李健吾、张骏祥、曹禺、王佐良、许国璋等。抗日战争期间，吴宓先生又在西南联大和燕京大学培养了大批的外国语言文学人才。他们已成为我国高等院校外语和中文师资的骨干力量。此外，吴宓先生还先后到英国牛津大学、法国巴黎大学研究文学；主编过《学衡》杂志和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等。解放后，先生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、历史系和外语系执教，是西师的院务委员会委员和四川省政协委员。

吴宓先生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，拥护社会主义，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家文化教育建设。早在一九五六年，他就将自己多年珍藏的大量中外书籍，捐献给西师图书馆，供广大师生阅读。

吴宓先生勤奋好学，知识渊博，通晓世界多种语文，可谓学贯中西，文博古今；他治学严谨，诲人不倦，工作认真，襟怀坦白。即使在其生命的最后年月，尚念念不忘祖国年青一代的文化学习。一次他与吴须曼同志闲谈中，听到现在许多

中学都未开外语课，便问其什么原因。当回答他“没有外语教师”时，先生竟急切而不解地问道：“那他们为何不来找我啊？”回答这一意外的疑问的，是一声苦凄的叹息和两行不止的热泪。

吴宓先生于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七日在涪阳含冤逝世，终年八十四岁。先生于弥留之际，尚不时疾声振呼：“我是吴宓教授，给我开灯！”

“我是吴宓教授，我要喝水！我要吃饭！”令人再次联想到先生在那疯狂的岁月中所受到的残酷折磨。

历史没有忘记这位对国家卓有贡献的老人。一九七八年六月五月，西南师范学院在中文系为吴宓先生举行了追悼会。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八日，西南师范学院召开了全院教职工大会，为吴宓先生平反昭雪，彻底恢复名誉。

为了纪念这位中国近代的文化名人，发扬其崇高精神，涪阳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的第三辑《涪阳文史资料》中，将以大量篇幅介绍吴宓先生的生平事迹。并计划在此基础上，广泛征集有关史料，为出刊《吴宓专辑》做好准备工作。

回忆先兄吴宓教授

吴须曼

我的家在陕西省泾阳县嵯峨山下的安吴堡。族中人很多，分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中五院，我家属安吴之西院，父讳建常，民初任凉州副都统，后任靖国军总部秘书长、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等职，博学，有文才。我们兄弟姊妹共计六人，吴宓是我的大哥，他原名陀曼，字雨僧，一八九五年生，幼时读于三原宏道学堂，一九一三年入清华深造，一九一七年留学美国，一九二一年学成回国，先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，继之东北大学，一九二五年至清华，凡十载。其间，一九三〇年游学欧洲，他曾取道苏联，遍历英、法、德、意、比、瑞诸国，而于牛津大学修学年余。抗战开始后，先后执教于西南联大、四川大学和燕京大学等。解放后，长期在西南师范学院工作。

先兄一生勤奋好学，知识渊博。他竭诚爱

吴须曼：退休干部，现任西安市碑林区政协委员。

国，奉献无私，对事严肃认真，兢兢业业，对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，作出了突出的贡献。但在十年浩劫之中，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，而于一九七八年含冤死去。追忆往事，如在昨日。兹略述三、四，以志纪念。

一九二六年，西安解围，我们全家随父亲由兰州来西安，租住在大车家巷四十一号，当时于右任为靖国军总司令，邓宝珊任副司令，父亲任秘书长之职。一九二七年一月，大哥由京来西安省亲，那时，我年仅八岁，兄妹第一次见面，他对长辈的尊敬和恭谨态度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他当时虽已是著名教授，但在和父亲叙话时，好象一个小学生听老师训讲，端端正正地站在那儿，父亲再三促其坐下谈话时，第三次才落坐，且不偏不倚，正襟危坐，神态温和安祥，毫无学者的架子，这正反映了他一生谦逊好学、虚怀若谷的品质。先兄秉性刚直，一九四四年去宝鸡访友，买的是三等车票，上车后没有座位，只好站在走道上，我丈夫王俊生因在铁路职工学校教书，持免费乘车证去送他，便把他带到二等车厢内的空位坐下，待到查票时，查票员说：“这

是三等票，不能乘二等厢”。王即出示证件并向查票员说明，得其认可。但当查票员走后，他很生气的说：“我们是三等票，为什么要坐二等车！”愤然返回三等车厢，站在那里乘车。先兄年轻时，中国正处在清末民初的大变革时代，他目睹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，对崇洋媚外的奴化教育十分反感。国外学习功成之后，立即回到祖国，致力祖国教育事业。大陆解放前夕，先后有国外数家名牌大学延聘他去任教，他都毅然回绝。他说：“我是炎黄子孙，我的事业就要根植于祖国的土地。”遂留职国内，投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。

先兄早年即研究《红楼梦》，在哈佛大学读书时，就为中国学生作过《红楼梦》演讲，一九四七年来西安时，在西北大学作过一次《红楼梦》讲演，听讲的人很多，我当时也去了，偌大的一个礼堂，坐无虚席，每一个窗台都被人占用了，演讲开始后，全场没有一点声音，当时我感到不是在听演讲，而是在看一个演员作表演，而且是一个人扮几个角色，王熙凤的阴险毒辣，林黛玉的多情善感……都演的唯妙唯肖。他的精采

演讲，轰动了整个古城。此后，先兄还于一九六一年到陕西师大作过一次讲学。

在十年动乱中，先兄历尽苦难，以“反动学术权威”、“现行反革命”的罪名被多次批斗。七二年由重庆送往四川梁平县劳动改造，在一次批斗时因走的慢了，被架他的人推倒，当即致成右腿骨折，才允许回到学院治伤。由于生活不能自理，只好请一个保姆，而他当时只有三十元生活费，拿什么付保姆费？同事之间，人各自危，谁还敢自讨罪责帮他，我只好在生活中节约，每月补助他二十元。残酷的迫害和摧残，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。

一九七四年春天，我去重庆西南师院探望，兄妹相见泣不成声。见他连最低的生活水平都达不到，衣服只有两三套，被褥单薄，布证、棉花票一样也没有，唯一的财产就是布满书架和箱、桌的中外书籍。一件兰布面的棉袄，上面缝补有三十六处，可见年月之久，令人伤情。我回到涪阳后，即刻赶制了棉衣、棉裤、被子和毛衣寄往学院。

一九七五年夏天，我又去西南师院，他腿有